



冯牧文集

6

战地纪事卷

我偏爱散文，也热衷于写散文，
但写散文时，心中总有一种信念使我不得不
把散文写得像小说或“第三类”。
我也认为散文是一种更为自由的文学
形式。但我的散文上主要记录了自己
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辛路程的足迹。有
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说过我的一些
关于云南的散文：“其足之所至，多为人
所未至之地；其笔之所及，自亦为人
所未状之景。幅幅画页，缀成画卷。
色彩或浓艳、或淡雅，但都洋溢着对
祖国山川、兄弟民族、边防战士的挚
爱之情。”其言不无溢美，却比较确切
地表达了我的写作追求。

冯牧文集

战地纪事卷

解放军出版社



潘虹



一九五三年十月于朝鲜中线

第六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的战地通讯、战地日记和手记，绝大部分是他担任军事记者时期写于炮火轰鸣、硝烟弥漫的前线。共分四辑：第一辑选自作者发表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通讯、特写，第二辑为作者撰写的战地日记，第三辑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手记（摘编），第四辑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访问手记。除第一辑外，其余均是首次与读者见面。选自手稿的，经编者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整理。编排以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目 次

通讯特写

我们的部队在山林里	3
在劳动的日子里	17
山林生活	22
碉堡内外	28
徐怀义改造丑家川	35
模范乡长李承统	40
冲过荆紫关	44
新战士时来亮	49
攻进闻喜城	65
争夺运城机场	67
卫生员的榜样	70
曾经是奴隶的英雄	77
记郃县攻坚歼灭战	101
活捉武庭麟	105
战斗英雄李保全怎样和群众相处	108
“解放军回来了!”	110
漯河解放前后	113
整三师的再覆灭	116

攻进洛阳城	119
二〇六师最后的覆灭	123
洛阳英雄连	126
洛阳战役中的工兵英雄们	129
陈赓将军赐见败将邱行湘	131
炮火转变了敌人的脑筋	133
阵地上	135
英勇的南坪集阻击战	138
潘琦的供诉	145
在双堆集	147
十四军的覆灭	149
“书记”变成了军参谋长	152
打开一个缺口	154
死人碉和死人桥	156
惊惶 饥饿 死亡	159
匪十八军副参谋长姚纪昭俘后记	161
给大别山人民报血海深仇	163
南甯蒋军的狼狈相	166
战斗在祖国边疆	168

战地日记

在汾阳	175
渡过黄河	181
淮海战役	262
江南进军	317
广州战役、粤桂边战役、滇南战役	343

战地手记

汾孝战役前后	371
攻占郑县	392
洛阳战役前后	400
宛东战役前后	433
淮海战役前后	456
过长江后	487

访问手记

在朝鲜	521
-----------	-----



通讯特写

我们的部队在山林里

一、木工厂

在这里要寻找那黄羽毛的啄木鸟是并不困难的：青葱色的树丛连结的站满了各处。砍木柴的声音到处响着，锯开了的木板堆积成一片又一片。等我们走进那野蔷薇花遍生着的丛林斜径里的时候，两只啄木鸟听见了我们的语音便飞离开地面，回到白桦树的枝桠上了。但这并不要紧，我们即刻便来到炮兵团的木工厂里；战士周新福和韩安基带引着我们，走完了这一条在他们说来是“捷路”的斜径。

周新福和韩安基是炮兵团的战士，十分钟以前的相识使得我们被邀请往他们的木工厂里去喝茶。我们像是在很多别的什么地方遇见过这样的部队。像是在陇海铁路的火车上，1939年春季的一个夜晚，我们曾经和炮兵团的战士们相遇——那西安的车站，灯光，哨音……以及车厢里他们那压倒一切的炮兵团歌。像

是在百团大战的那些日子，我们能在晋东南敌人的据点下找到他们。或者，还在这以前，一个往八路军总部去访问的客人将必能在路上遇见这炮兵的演习，而这些都是确实的。确实的，又到这里相遇了：木工厂里面，一支未曾上刺刀的步枪放在刨好了的木条中间，有三个刨子在工作。一个穿绿军衣的人和一个穿灰军衣的人在下面象棋。狩猎成绩的标志品：野猪皮铺在地上。山鸡的羽毛插在墙角。桌子上，一本精装的联共党史和一本新文学讲话放在一起。

周新福和韩安基抱了大捆的木柴放到灶里为我们烧水。我们再看一看这作为木工厂的他们的房子的周围，其余摆设着的都是刨子、长而且宽的钢锯齿条，一切做木工用的家具等等，和些做好了门框和窗。韩安基说这货品都是延安城里的学校来订制的。

“除了种庄稼，砍柴，——忙副业生产，忙学习，再没有别的事了。”韩安基这里把生活的内容总结起来说。“汪精卫，（他悠闲地唤进一条狗来）它名字叫汪精卫，（这样的角色介绍叫我们笑了）你看，喏，还有个叫大傻瓜；（又有一条小白狗被韩安基唤进来了）你看，大傻瓜！（韩安基骂它）狗的，老子还会把你忘了？”

说着韩安基和周新福分别用一点点食物把汪精卫和大傻瓜惹得兴奋了。汪精卫是条黑狗，见了食物，便后腿垫在地上，前腿悬空，身子站起。好像人跪着在作揖的样子；战士们把狗的性格训练的这样驯服，好像由这样能够使我们便于时时联想到真正为人的汪精卫的举止行为似的。大傻瓜在另外一种欢乐的行动上，表现了它的性格：它打滚，和汪精卫一起抢到了抛上落下的食物，然后失声而叫，继续打滚。我们看这游戏直到它们浑身沾上了木屑，木柴的刨皮被掀起飞满了屋子，而我们也喝水休息够了

告别为止。

二、五一节——团部

沿着韩安基告诉给我们的路，我们照着大车所碾下的痕迹走，看着路旁边愈来愈多的剥了树皮的白木椽子和大堆大堆的木板，很快就找到我们所要探望的部队驻地了。这里，盛开的紫丁香花依然在树上散发浓香，身长而窈窕的白杨树干在日光中本是发亮的美丽的，黄昏里却显得它们一群群的都瘦弱和苍白了。

就在第二天，在五一节的早上，我们就看见了这里的队伍。

这似乎是这里的全部干部和战士，欢快和粗野的篮球比赛在这里举行着。这样的部队，再没有比我们这样的部队更热衷于这样简单的娱乐的了。把篮球挂在七·五生地的山炮架上，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三天以上的停留，他们便造起一个篮球场来，用篮球比赛来恢复战斗以后的疲劳和紧张，这是在前方，行军和作战任务最急迫的日子，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从一个普通的眼光来看篮球场，也就可以发现它的简陋：球架上的挡球板常被球的撞击而摇摆，一个球篮的平面位置已经不准确了——铁环有十五度的倾斜。球场上几乎全部生满了足以妨碍拍球的青草，而且仔细说，有些角落也没有够条件的平坦；然而不管这一切，比赛在狂热的进行着，而且被球场上四周的士兵看客喧叫拥护着。于是我们在这里便看见政治部主任刘登瀛同志。他蹲在一个球架底下，从他的受过一次弹伤的嘴边时常发出快乐的笑声。为了阻挡炎热的阳光，他脱下了上衣，顶在头上，露出了他的古铜色的胸脯。政治委员也在这里。他安静地站在旁边，（以粗略的观察他是个冷静的人）嘴上含着一个很大的烟斗，不时说出一两句对于打球者批评的话来。在一次休息

的时候，他忽然用手取下烟斗，对球场里大声喊道：“你们老是冲来冲去的，打球也要凭一些技巧呀！”

当然，他的话是和周围的叫喊声一样不会发出任何效力的。打球的人仍旧是冲来冲去的，互相挡击，互相抢夺，他们的比赛是这样额外的显得紧张和富于战斗性，简直连什么规则也顾不到了，仿佛他们打球的目的并不在胜负，而在打球本身。所以，当那年轻的公证人吹出一声表示犯规的哨子的时候，总是类似这样的说明着：“你跳了，两只脚都跳了！……”

跟着他自己举起了双手，作了一个模仿的跳的姿势以为证明……一直到这粗野和天真的比赛结束，都没有人去特别注意哪一边是输哪一边是打胜了。

是的，没有人注意到哪边是打胜了的——三营，还是团部？因为这不过是纪念五一节的一个节目，因为球赛的数目字上的结局他们是不介意的，犹如球场的设备是否达到标准在他们是不介意的一样，同时也因为另一个哨子，召开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的哨子已经吹起来了。

更多的人们在这里安坐下来。有一个球员竟然顺势坐在他所欢喜的篮球上。礼貌和形式上的整齐在这里并不是第一等重要的。大家都一致的了了解了劳动节的意义，这纪念会进行半个钟头了，还有一声“报告”使人们惊慌地回过头来。这是一个年老的战士。他的有皱纹的颊上布满了灰白的胡须。他走进会场便立正了，瞪着眼睛，行着举手礼，等待正在作报告的政委的回答。政委笑着颌首回答了他，他随即在一旁坐了下来，用一块布擦去他手上的油污，显然的，从他的手，从他的衣服上看来，他是一个炊事员，打篮球的兴致，惟有他是早已失去了，但厨房里的繁忙并没有减少他参加这一个劳动节大会的忠实和荣耀。

炮兵团回到后方十个月来的生活呈现到我们面前来。政委的

报告是从容而动人的。起先（去年的7月）这里还只是荒芜和无人居住的地方，森林里穿行着豹子和野山羊。7月又是雨季。睡觉没有房子，人们没有鞋子，牲口缺乏草料。然而现在，平地里盖起了房屋，山间有明亮的窑洞，作商业生产的大车在他们自己修筑的一段延南公路上走着。我们看见了一个澡堂已经完工。一个饭馆还在建设，一座纸厂的院子里有无数扇洁白和整齐的日光晒纸墙。自从在柏树和橡树的浓密的行列里添加了我们战士们的足迹之后，林阴里也有了宽敞的有栏杆的路，路旁边也新长出菜畦了。而这些似乎平常的，但说出了很少数量的劳动力却令我们吃惊的一切成绩，并没有使作这报告的政委沉溺于满足的兴奋和自夸的激情里。他只是缓慢而诚实的讲着，他朴素的结语告诉我们说，到今天为止，我们这部分在山林里的部队已经是八百亩以上的荒地耕耘者了。

政委在讲话的时候，手放在袋子里面，连简单的手势也是不常用的。当讲完了劳作的收获以后，他谈起他们生产生活中的缺点，以及在这有如枪机被置在手指旁边一样紧张的时局下他们所应做的。然而，他的语气还是保持着像他批评打篮球的人的时候那样的平静，表示了一个有自信的领导人是这样敢于正视自己集体队伍中的缺点。表示了一个惟有像这样公正和有为的八路军部队，在任何危难之前的镇定和军事政治上的乐观。

政委的浓重的家乡口音，给予了我们以考察他的籍贯的便利——他是湖南平江县人。十六年前，平江县郊外的野地上，夜晚，是秋天的夜晚，落着雨，今天的炮兵团政委邱创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在那样的黑夜，（我们很容易看见一个乱撞的孤独的萤火虫的翅膀被雨水打湿着）入党的仪式是这样秘密的举行的：用手电筒的一闪光亮照见了黑暗中放着的红色党旗，宣过誓，就算好了。邱创成那时候是十六岁，作为一个木匠手艺人

和童子团长，已经参加了激烈的农民运动了。父亲是区委书记，可是知道他的儿子做了共产党员，还是在革命局势恶化了以后，父子两人被逼躲在深山里的时候。儿子那时候，十六岁的脑袋，被反对共产党的人们悬赏用五十块钱的价目作报酬而被通缉。不久，父亲的脑袋被那些人们搜查到了——拿走了。十六岁时别人看成是五十块钱重量的脑袋如今还活着。“要是有人要来打边区，我们晓得怎么样子做。”他这天晚上最后和我们这样谈说着。

房子里的灯点燃起来。这时候政委从我们围着他的座位上起来去开会。我们重新望了一望他的脸面，只好如旧地说：这是一个仅仅在严谨的嘴的线条和俏俊的鼻头上就足以表现了他的冷静和锻炼的人。他走出门去了。他的理智的平淡的叙述身世的声音在我们这里留下。这里是这样的和平、安静。白色的屋壁、白色的房顶，桌子上一个空的炮弹钢壳盛着一大束梨花，在灯下映着的我们的脸都是这样的年轻。但是我们，为什么和这样的人谈话，即刻就引走了我们的心？为什么听见他略略讲一点他的身世我们就热烈地爱他？为什么在这样的军人面前我们更添加了生活的信心？

这理由只好用下面的一点点例子来作回答。

三、警卫营一夜

隔一天的傍晚我们走到这山林里另一部分部队——警卫营的营房那里去。我们从那营房前面的平地最后走上那有窑洞的山中节去天已经黑了。不消说沿路来我们是踏着浅浅的流水走的：水道边人们在翻着稻田、田地里烧作肥料的草烟从远到近的飘着。流水里鸭子成群，青蛙在叫。好像是到了南方了。这一天月亮和我们见面得较晚。以至于教导营的全体战士集合在山上窑洞前的

平地上点名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从庞大而厚实的一堆黑影中感觉到他们的队伍的整齐，而分不清他们的面影，哪怕是离我们最近的。这里的教导员淳杰同志激动的在队前讲话。一名战士，因为在会餐的时候有一班多打了一份菜，说起：“怪话”来了，（“怪话”在最近非常流行）这对于一个有纪律的队伍是不容许存在的。但那战士竟不服从教导员的劝导。这样他被禁闭了两天。

现在是事情发生的第三天，被禁闭的战士放出来了，教导员正在利用点名的时候来结束这不愉快的事。同样的，没有一丝光亮能照明教导员的脸，甚至我们的眼力也不能够确定的来估计教导员所站的地方，他所用的姿势，等等，但他是操着在燃烧的心而勉强陈诉一切，这是无疑问的：教导员用近于痛切的语句来叙述着那战士和他之间所发生的事：好像这是必要的；他要使面前所有的士兵都相信他和了解他。

我们于是首先在语音上就发现了这一位教导员和炮兵团政委邱创成同志截然不同的性格，后者是控制自己的理性的力量很好的，前者，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教导员却是这样的倾向于热情的表现。我们在五一节的纪念会上，已经听过邱政委所指出的，部队在生产生活中的缺点的话：纪律的散漫和个人观念很容易发生。为了公家盖房子，许多战士从山上砍来的木头是又短、又小、又湿，但当为了作私人副业生产的时候所砍的木头就不同了，不是短、小、湿，而是一切都相反的了。讲究个人利害的倾向是这样的：一个伙夫，会提出以赠送他一个猪头为替公家杀猪的报酬，因为他熟练优秀的杀猪技术来作出发而考虑，他是很知道没有他用刀子，那宰杀的工作是不会处理得很好的。政治委员说自己曾经叫一个小鬼去打防疫针，而一切忠告都告失败了。是命令，也不执行——那小鬼用近乎这样的态度表示着对打针的拒绝。便这样，公家的利益和纪律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轻视了。而我们